



【書名】昨日重現

【作者】鍾文音

【出版社】大田出版社

自稱「書寫是我的本命事業，繪畫則是我生命的私密後花園」的鍾文音，在一系列《一天兩個人》、《寫給你的日記》、《女島紀行》、《從今而後》的小說出版之後，幾乎已經被鎖定為女性意識創作的當紅寫作主流。孤寂、單身、放逐、流動，個體與環境的歧異成了她書中主角的共相，成了「淪落的意義追逐者」，費力而鬱悶，年輕而滄桑。

---

在長篇的《女島紀行》（原名「華枝春滿」，1994年角逐聯合報長篇小說獎）中，寫母女之間亟欲溝通又無法溝通的困境，委屈盡意，令女性主義讀者讚賞不置。主角人物吳春滿很像作者現實中自身的投射，一個隱匿在水泥方格中的遊牧女子，經常住在頂樓加蓋的違建中，因緣際會的變成工作、愛情、親情中的游離份子，如一座獨立漂流的「女島」。陰鬱與疏離，成了她筆下的基調，不清楚的讀者遂容易把她與其他年輕而世故擅寫情慾的都會女性小說家相比，其實，她的形體即使在城市中恣意流浪，那個原鄉的自我卻仍在雲林的溪石河床、海風與木麻黃間糾葛不斷。真實/虛無，回溯/記憶一直是她小說裡的主要素材，尤其是母女關係，貝爾、切夫尼（Bell Chevighy）說得好：「女性有關女性的寫作，是他們與母親的內在關係象徵性的再現」，這一點，大陸小說家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中有過完美的演繹。王安憶意圖為自己家族的來歷找尋根源，卻捨父系不顧而探詢早已佚失的「茹」姓母系家譜。相對於軍中作家桑品載的父兄世界，鍾文音筆下家族的往事，竟是一個純然由阿太阿嬤母親及母系家族環繞的親族網絡，父兄輩在這網絡中，竟彷彿淡出的背景一樣看不真切，一概是傳奇筆調的「據說」「依稀夢見」，代表了理想與幻滅。而對母親阿太阿嬤等的描寫則是拳拳到肉的紮實，在「我的天可汗」中母女兩代謬葛之指涉尤為明顯。一場多空間複年代的記憶排演，全由作者一介女子來作詮釋，這同時也讓人醒覺，紀實與虛構之間其實是同指一個方向的。

---

《昨日重現》一書以「物件與影像的家族史」為副標題，穿插以真實家族圖照（這或是師承自張愛玲的《對照記》），紀實意圖十分明顯，也使它與家族小說區隔開來。散文式流暢的敘寫文字，在無所用意之間，有著悠遠的抒情氣氛。全書以十卷分寫人物，如「漫漫洪荒」寫雲林故鄉舊事，寂陽殘林如百年孤寂的馬康多小鎮，江湖草莽，遇水成滂；「我的天可汗」以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中的馬可波羅和成吉思汗，隱喻漂泊旅行的自己和不識一字終身未離故鄉的母親；「小腳與轎子」寫曾祖母及祖母，強悍而有生命力；「以父之名」中的父親，胸無大志，酗酒而卒，蒼白而纖弱；「言師採藥去」中的傳奇阿公會收驚看地理，且留下一本中醫草藥書；「開枝散葉」中附論外公母系家族；「大合照與缺席者」中以加入共產黨而遭通緝的三叔公鍾心寬逃亡為主線，並歷數家人世代所受牽連與宿命。文字是舒緩而有美感的，鍾心寬被槍決於台北時，無人能去收屍：

十幾年後，阿伊做了個夢，夢見天空落著白色的雪，滿滿的落在鍾家的黑瓦上，伴隨著相思樹鵝黃黃的小葉，撲成一條美麗深邃的畫面，然後是一聲嬰兒的啼哭把她喚醒。鍾家第二十代媳婦阿貴生了個女嬰。那女嬰是我…

---

以《月球姓氏》一書構建自己家族史的小說家駱以軍認為，家族史的書寫是一種集體性的焦慮，除此之外，尋求歸屬與面對自己的疑惑也是這類書寫的主要原因。在鍾文音的筆下，重現了一個二二八前後的台灣鄉下家族，雲林海邊，讓人想起鄭豐喜和林雙不的台西、口湖、四湖鄉，菅芒花和林投樹林中有最貧瘠的氣味，敗落的荒院，藤蔓交織，年方四十的鄉公所總幹事，滿心社會主義的理想，躲在罩了布的大雞籠內亡命山崖。

時移事往，故人已杳，往事灰飛煙滅，親人與歷史值得寫下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紀其實而已，對作者而言，其實是一種了悟前愆的心理治療。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說：「疼痛都是在記憶完整表達之後才肯消褪」。鍾文音說：「回憶代表的是昨日已死」，在已死的狀態裡，反而能見到生命以另一種狀態再次流動，聞到重生之喜。

是結束，亦是另一個開始，生命之河在記憶中輪轉無已。

---